

云笈

风华倾天下

Yun Xi
Chuan Qi

下

芥沫

著

云霓传

风华倾天下
YUN XI
CHUAN QI



芥沫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YUNXI
CHUANQI

第二十章

韩家的口舌之争

“啊……”

徐夫人惊叫起来，后退了两步险些跌倒，幸好身旁的婢女及时搀扶住。

小逸儿戛然止步，一抬头看到徐夫人那张花容失色的脸，他立马就后退。

徐夫人还惊慌未定，一旁的婢女就责骂起来。

“你这个小杂种，你娘是怎么教你的，没长眼睛啊！撞坏了徐夫人，你赔得起吗？你站住！”

院门口内有石屏挡着，徐夫人看不到里头的人，可是里头的人却听得清楚那婢女的责骂。七姨娘急急要出去，小沉香却按住她，低声道：“王妃娘娘在呢，怕啥？”

小沉香在这里待了那么久，就等着徐夫人上门来算账，没想到这徐夫人真是捡日不如撞日，偏偏选择在王妃娘娘来的时候来。

此时，韩芸汐就站在屏风后，一动不动，离小逸儿不远。而小逸儿并没有反驳，愤怒地盯着那婢女，一步一步后退。

徐夫人定了定神，一见小逸儿那愤怒的眼色，她立马就怒了，“韩云逸，让你站住听不懂吗，你这是什么眼神？难不成撞了本夫人你还有理了？你娘就是这么教你对待长辈的吗？没教养的东西！”

徐夫人这几天都在儿子那里，韩玉骐屁股开花，只能趴着不能躺，脾气非常暴躁。徐夫人陪了好几日，他才肯上药，情绪也稳定了一些。

一得闲，徐夫人第一件事当然就是来七姨娘这里！

她知道韩芸汐把贴身婢女留在这里了，可那又怎么样？别说贴身婢女了，就算

韩芸汐也管不了韩家的家务事，上一回是因为儿子的顶撞和冒犯，有把柄在韩芸汐手上，她才不得不收敛气焰，处处退让。

可是现在，他们并没有什么把柄落在韩芸汐手上，她倒要看看，韩芸汐这个嫁出去的女儿有什么资格回来插手娘家事。

她今日就是特意来找七姨娘的麻烦的，正愁着揪不出什么七房的小辫子呢，这不，韩云逸就撞上来了。

徐夫人说着，一个眼神，婢女就上前要抓人。谁知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韩芸汐一把把韩云逸拽开，自己从屏风后面冒出来。这一瞬间，也不知道是韩芸汐撞了那婢女，还是婢女撞了韩芸汐，总之，韩芸汐后退了几步，一个不小心没站稳就给摔了！

“哎呀……”她大喊起来，“哪个没教养的东西，敢撞本王妃！”

徐夫人没想到韩芸汐也在，一时间没缓过神来，目瞪口呆。而那婢女的动作还僵着，她也不清楚刚刚发生了什么，一见韩芸汐坐在地上，她脸色全白了，整个人吓得险些虚脱掉，“奴婢……奴婢……奴婢不是故意的！”

“谁屋里的婢女，莽莽撞撞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！”韩芸汐怒斥，故意无视徐夫人的存在。婢女被她这么一吼，双腿一软就跪了下去，吓得话都说不清楚，“奴婢……奴婢不是……”

徐夫人在一旁看着，韩芸汐不看她，她更不愿意看到韩芸汐呢！

这个小贱人又来做什么？嫁出去的女儿被休了才往娘家跑，她真心是不要脸啊！

当然，这一切愤怒都藏在徐夫人心上，她毕竟是大家闺秀出身，又当家那么些年，台面上的事情，她还是懂的。

“误会误会，真不是故意的，芸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徐夫人好声好气说，连忙上前要去扶。

然而，韩芸汐却一下子站起来，立马变脸，笑道：“那我看逸儿也不是故意撞到你的吧，二姨娘？”

徐夫人一愣，后知后觉韩芸汐的用意，又听这“二姨娘”三字，眸光顿冷，精致的面容变得狰狞起来。

“是呀，怎么会是故意的？下人不懂事，咱们当主子的自然是不会计较的。”徐夫人勉强笑道。

不得不说，这徐夫人说话还是很厉害的，这话一出，韩芸汐若再计较，岂不成了她口中的不懂事的“下人”了。

韩芸汐并不是吃饱没事找茬的，不过是为了救小逸儿，听徐夫人这么一说，刚刚的事情自然也就作罢了。

她余光瞥了躲在一旁的韩云逸一眼，淡淡笑道：“二姨娘是来找七姨娘的吧？”

“我是专程过来瞧瞧七少爷的伤势，见这活蹦乱跳的，应该是没事了吧？那我

也就不担心了。”徐夫人慵慵懒懒地道，唇畔泛着一丝讥讽。

“幸好救治得及时，要不，谁知道会伤成什么样子呢？指不定十天半个月都下不了榻。”韩芸汐并不客气。

十天半个月下不了榻的是韩玉骐好不好，徐夫人又吃了一瘪，一时怒火攻心，实在忍不住，冷冷提醒：“芸汐呀，打从我嫁入韩家，就是你爹都称我为夫人，韩家没二姨娘，只有徐夫人。”

“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事情，太后娘娘好像也不知道……”

韩芸汐话还未说完，徐夫人就听出了威胁之意，她立马辩解：“芸汐，我看你是误会了，我敬重大姐还来不及，怎么会觊觎正妻之位？我何德何能呀，不敢和大姐相提并论。不过是个称呼，你爹当初也是疼我，就喊了夫人，此‘夫人’非彼‘夫人’，毕竟是你爹的意思，我们也不好改了不是？”

韩芸汐笑了笑，心道：徐氏啊徐氏，你倒还知道害怕。

“哎呀，不过是个称呼而已，本王妃习惯了叫你二姨娘，亲切。”

“芸汐，其实这……”

徐夫人话还未说完，韩芸汐就打断了，学着徐夫人刚刚那冷冷的语气，道：“二姨娘，打从我嫁入秦王府，就是我爹都称我为秦王妃，这里没有芸汐，只有王妃娘娘。”

韩芸汐这个臭丫头居然用她的话来回敬她，徐夫人气得脸色都青了。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东西，还真以为自己救了太子就可以拿太后的名义耀武扬威了吗？她未免太天真了！

徐夫人藏在袖中的手紧紧握成了拳头，长眉入鬓，怒目凌厉，她原本还打算等儿子伤势好些了，再以长子的名义跟韩芸汐讨要库房钥匙的，现在她顾不上那么多了！

择日不如撞日，她现在就要库房钥匙，杀杀韩芸汐这嚣张的风头！

“王妃娘娘说的是，是民妇失礼了。”徐夫人皮笑肉不笑，福了福身。

“不碍事，改过来便好。”韩芸汐底气很足，并不心虚。

“七少爷如果没事，那我就不进去了。王妃娘娘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正想着哪日登门拜访呢。不如，到民妇那边去喝杯茶？”徐夫人又道。

这话一出，韩芸汐心中就有数了，徐夫人要库房钥匙！

小沉香这几日一直信心满满地劝七姨娘，她哪里知晓七姨娘的担忧呀，然而，韩芸汐却懂。

她是嫁出去的女儿，即便地位尊贵，但按世俗伦理来说，别说插手娘家的事务，就算经常回娘家，都会落人闲话的。要知道，天宁国的风气还算开化的，不少地方的女儿一出嫁，只有被休了才能回娘家的。

所以，如果徐氏联合几个姨娘讨要她手里的库房钥匙，她还真得给。

不过，韩芸汐既然敢来，就有应对之策。

“有什么事情不能在这里说吗？”韩芸汐佯作什么都不知道，好奇地问。

“这事可大可小吧，如今韩家我管着事，还是到我那屋去说比较合适。”

徐夫人说着，正要走，却又转过身来，不屑地瞥了韩云逸一眼，冲院子里喊道：“七姨娘，要不你一同过来吧。”

七姨娘心头一怔，知道大事不妙了，只是她也无可奈何，只能跟着走，临走前交代小逸儿，“你和沉香姐姐在院里待着，别乱跑，知道吗？”

韩云逸乖乖地点头，偷偷看着韩芸汐的背影，那黑溜溜的眼神儿很不舍，好似从此以后都再也见不着这个姐姐了。

谁知，韩芸汐都走了几步，突然回头看来，“小逸儿，过来，跟姐一起过去。”

小孩子就小孩子，韩云逸立马就咧嘴笑了，藏不住情绪，正要跑过来，可是七姨娘却道：“王妃娘娘，大人商量事，小孩子还是……”

“又不是什么大事，让他来没事！我喜欢他。”韩芸汐笑着，冲小逸儿招手。

七姨娘眼底闪过一抹担忧，欲言又止，她本想着等王妃娘娘来了，就跟她说说库房钥匙的事情，谁知道，这一来就撞上了徐夫人，事情就说不不了了。

见娘亲没有再阻止，小逸儿兴奋极了，立马就飞奔过来，只是，这小子终究还是腼腆的，明明冲韩芸汐跑过来，最后却拉住了他娘亲的手。

韩芸汐被逗乐了，一把抱起小逸儿，“怕我做甚？我救了你呢，又不会吃了你！”

小逸儿小脸一红，没说话。一旁徐夫人看了一眼，唇畔勾起一抹讥讽，任由韩芸汐再疼这小子，库房钥匙都没他的份！

韩芸汐，你就笑吧，本夫人非常期待你待会儿的反应。

“去，去把三姨娘也给请过来，就说有重要的事，一定过来！”徐夫人低声吩咐。

一路上，韩芸汐都在逗小逸儿，小逸儿虽然腼腆，倒也是个倔脾气，不管韩芸汐怎么逗，他都不说话，或许是缘分吧，韩芸汐特有耐心，并不生气。

“喂，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再不回答我，我会治你罪的！”韩芸汐警告道。

可惜，韩云逸就是看着她，眨巴着乌黑的大眼睛，不回答。

韩芸汐想了想，问道：“小子，姐姐打算当你的监护人，保护你，你以后长大了，打算怎么谢我呢？”

谁知，这一回小逸儿居然努了努嘴，怯怯地开了口：“等我长大了，我……我就保护你。”

韩芸汐始料未及，乐呵呵笑了，“你小子总算开金口了哈，行，姐姐我记住了，来，拉钩！”

她说着，伸出了小指头，小逸儿羞赧而笑，也伸出了小指头。

拉着小逸儿的小指头，韩芸汐心下其实是有些沉重的，小逸儿，你可得顺顺利利

利地长大呀！

除开天心夫人的幽兰居之外，府上各房中就属徐夫人的落幽居最大，位置最好。

原本这院子还名副其实，清幽宜居，可惜经过大少爷韩玉骐几番改造之后，完全失去了原本的雅致，变得奢华高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来错了地方。

徐夫人一路上都期待着，待会儿和韩芸汐讨库房钥匙，她会是怎样一个反应？

她可是想好了各种理由，这一回韩芸汐如果不交出库房钥匙，她要出韩家大门就没那么简单了！

可谁知道，一群人刚到落幽居门口，就见二小姐韩若雪狼狈地从里头跑出来，怎么看怎么像是逃跑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韩若雪一转身，见到韩芸汐众人，先是一愣，随即就哽咽了起来，“徐夫人，大少爷太欺负人了！”

“怎么回事呢？”徐夫人蹙眉问道。

谁知，韩若雪还没告状，就听得门内一片躁动，随即就看到一批小厮婢女一窝蜂全从大门里涌出来，不少人还被挤倒在地上，翻了几个跟头。

“夫人，夫人，大少爷又发火了，把人全赶出来不说，还砸了好些东西，险些把二小姐给伤了呢！”

“夫人，大少爷还把药全都砸了，连你一早给他上的药膏也全都弄掉了，小的怎么劝也劝不住。”

听小厮这么一禀，徐夫人的脸顿时黑了下来，她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好的吗？这个孽子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啊！

在韩芸汐和七姨娘面前这么一闹，这不丢死人了吗？

小厮还要说，徐夫人冷冷打断，“够了，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没有一个能伺候好人的，怪不得大少爷轰你们！还不统统给我滚下去！”

小厮婢女哪敢多嘴，全都自认倒霉纷纷退下。

“徐夫人，是你邀我和娘亲来的，大少爷这是什么意思呢！太过分了吧？”韩若雪娇怒道。

三姨娘李氏的出身虽然没有徐夫人高贵，但是好歹也是大户人家出身，娘家在天宁北部的天水城也算是不错的人家。

李氏虽然是个庶出之女，可是当年嫁过来的时候，嫁妆可不少，再加上她向来慷慨大度，和徐氏没有太多直接的冲突，徐夫人和她算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彼此之间对各自的孩子多了一份容忍。

“若雪，你娘呢？还在里头吗？”徐夫人故作关心。

“我娘让我先过来，她随后就到，幸好没一起来，要不，我敢保证大少爷连我

娘都敢伤！”韩若雪平素最看不惯的就是韩玉骐，当然得逮着这机会好好告一状。

“哎呀，是他不好是他不好！你就看在他伤势那么重的分上，甭跟他计较了。”徐夫人安慰道。

“徐夫人你放心，我才没那么小气呢。”韩若雪说着，这个时候才装模作样，装作不经意抬头，看到了韩芸汐他们。

“这不是芸汐姐吗？”韩若雪惊喜地喊了一声，故作抱怨地瞪了七姨娘一眼，又一跺脚，做戏做得真，“七姨娘，芸汐姐什么时候来的，你也不告诉我一声！”

韩芸汐皮笑肉不笑，心道：好个八面玲珑的二小姐，跟各房的关系都好，当初怎么就没跟她好呢？

当姐姐那么多年，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她叫一声芸汐姐。当年她这个嫡出大小姐失势，韩若雪身为二小姐可是姐妹里的老大，私下里可没少教唆其他房的妹妹刁难她，别以为躲在背后她就不知道！

韩若雪认真打量着韩芸汐的脸，兴奋全写在了脸上，“芸汐姐，你的脸真好了呀，真漂亮，我就……”

谁知，韩若雪话还未说完，韩芸汐就冷冷打断了，“二小姐，本王妃跟你不熟吧？”呃……韩若雪表情立马僵了，只是很快她就恢复过来，“芸汐姐就是爱说笑。”

可惜，韩芸汐没打算给她面子，又冷冷道：“本王妃不是在说笑。”

这话一出，气氛突然冷了下来，韩若雪眼底闪过一抹恨意，心想，韩芸汐这个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害了爹爹入狱，抢走了库房钥匙，居然还敢到韩家来耀武扬威。她以为她干的那些丑事没人知道吗？

她忍，她就等着看徐夫人怎么讨回库房钥匙，怎么收拾她！

徐夫人把大家都找来了一定就是为了库房钥匙的事情，思及此，韩若雪忍住了怒意，微微一笑，特意给韩芸汐行了个大礼，“民女韩若雪参见王妃娘娘，王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”

韩芸汐看都懒得多看她，冷冷道：“免礼。”

这时候，院子里突然传来一阵怒吼，“不要脸的贱人在哪呢？她还敢来吗？本少爷看她就是个贼，偷了我家的东西还敢来我家耀武扬威！本少爷倒要看看这个贱人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！识相的就赶紧把东西还回来，否则，本少爷一定会让她后悔的！”

这骂声，没有指名道姓，却句句暗指韩芸汐。很明显，里头那位大少知道韩芸汐来了，骂的就是拿了库房钥匙的韩芸汐！

韩芸汐凤眸微眯，如此挑衅，她当然不会笨到去跟韩玉骐争执，不打自招，自己把自己当贼。

韩玉骐想要得到库房钥匙，下辈子都休想！

YUNXI
CHUANQI

第二十一章

先不打草惊蛇

徐夫人原本还觉得丢人呢，一听儿子这么骂，心下大喜，儿子总算是长进了。

她冷笑着看着韩芸汐，等着韩芸汐去反驳呢！

而韩若雪也始料未及，幸灾乐祸得不得了，“哎呀，徐夫人，大少爷这是骂谁呢？真难听。”

“骂该骂的人呗，谁犯贱谁是贼，就骂谁呗。”徐夫人笑呵呵道，就恨不得有人来跟她一唱一和。

“这样啊，呵呵，当贼的就是该骂，比那地沟里的老鼠还臭呢，恬不知耻的！”韩若雪附和道。

“可不是，可惜，这年头这种人还特别多。”

徐夫人和韩若雪借机冷言讥讽，本以为韩芸汐会发飙，可谁知道，韩芸汐竟然无动于衷，见状，两人只觉得拳头打到了棉花上，满身的力气怎么都使不出来，憋得难受。

韩若雪不甘心，正要开口，这个时候，韩芸汐开了口：“二姨娘，你这请大家来，是站在这听大少爷骂街呢？”

她说着，随手把小逸儿放下，交给七姨娘，又道：“堂堂韩家大少爷，怎么就是这种货，和泼妇有什么区别？”

徐夫人正要回答，突然，一个水瓶从里头丢出来，“滚，贱人，统统给我滚！”

一听这话，徐夫人原本得意的脸色陡变，玉骐这臭小子怎么回事，脑袋不清楚了吗？怎么连大家都给骂了？

韩芸汐瞥了一地花瓶碎片一眼，轻轻一笑，唇畔勾起一抹讥讽，没说话。

可是，那讥讽的笑意犹如一枚针扎着徐夫人的心，她顿觉丢脸极了。

让大家在这里等，她也不知道儿子会干出什么更丢脸的事情来，明显不合适，而韩芸汐也不会乐意。让大家一起进去吧，天晓得屋里被玉骐那小子折腾成什么样子了，到时候岂不得让韩芸汐看笑话了？

徐夫人琢磨了片刻，正为难着要不要到前院大堂去，韩若雪开了口：“徐夫人，要不，我们别进去了，大少爷养病需要清净。我娘还没过来，要不去我娘院子吧，离这里很近，没几步路就到。”

韩若雪可不想错过这么大好的机会，她恨不得马上看徐夫人就库房钥匙的事情发难韩芸汐呢！

韩若雪给了这么个大台阶，徐夫人自然明白，连连点头，“也好也好。”

“王妃娘娘，还请移步，我娘那可是有上好的春茶哦。”韩若雪心情极好。

春茶？

韩芸汐纳闷了，天宁国现在还是寒冬，还得一个月才春节呀，哪来的春茶呀？

“走吧，寒冬喝春茶，就算再远，本王妃也得过去。”她淡淡笑道。

“三姨娘虽是北方人，却是个老茶鬼。我看这春茶一定是从南疆高价买回来的吧？”徐夫人也笑道。

原来是从南疆来的，南疆这会儿应该是春天了。

如此长脸的事情，韩若雪从来都不会避讳，一路上炫耀了很多和茶叶有关的事情，韩芸汐默默听着，以前还真不知道三姨娘和韩若雪对茶道那么有研究。

三姨娘的落霞苑离徐夫人的院子果然很近，穿过一片草丛就到了。

韩芸汐她们到的时候，李氏正要出门。

一见来者，李氏急急快步上前，俯身给韩芸汐行礼，“民妇李氏，见过王妃娘娘，王妃娘娘万福。”

不得不说，李氏给韩芸汐的感觉比七姨娘的要好，七姨娘太过卑微胆小，李氏这不卑不亢的，让人很舒服。

对于李氏，韩芸汐的印象并不深，记忆中这个三姨娘从来没有跟哪一房有过冲突，人家不敢招惹她，她也不会主动招惹别人。

出现在大场合里，她也总是大方得体，不会被忽视，也不会引来过多关注。

韩芸汐想，如果韩若雪是男儿身的话，或许韩从安会考虑把家主之位让给三房吧。

虽然韩若雪可以招婿入赘，可这终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，何况，韩家又不是没有男丁。

“平身。”韩芸汐挥了挥手，让三姨娘起。

三姨娘起身来，并不忘和徐夫人、七姨娘颌首打招呼，她态度客气，修养极好，

还冲小逸儿笑了笑。而这一切韩芸汐看在眼里，不动声色。

徐夫人说明来意，三姨娘就把众人邀入院子。

一入院子，立马就有茶香扑鼻，据说三姨娘屋里的茶水从来都没有断过。

众人入座，三姨娘亲自取来一罐春茶，笑道：“我也是前几日才得到这茶，正想着给各位都送些过去尝尝鲜，正巧今日都来了，徐夫人，不管你有什么事，既然来了，咱们就得先把这茶给品了。”

徐夫人当然是答应，只是心不在焉的，几杯茶都囫囵吞枣喝下，七姨娘一来不懂茶，二来也没有心思，忧心忡忡全写在脸上，几次想提醒韩芸汐，却不知道怎么提醒。

倒是韩芸汐不心急，津津有味地品起茶来，别说，这春茶果真比她拿来做实验的茶要鲜美多了！

小厮给她的茶是秋茶，虽然保存得很好，但毕竟时间久了，色香味都差很多。

韩芸汐一边喝着，一边琢磨着，同一株茶树，春茶和秋茶味道迥然不同，想必茶叶里的成分也会差很多吧！

她是否要拿春茶检测检测呢？

她迟疑了下，问道：“三姨娘，这春茶为何比秋茶味美呢？”

三姨娘笑了笑，道：“真正意义上的春茶，可不是春天产的茶叶，而是越冬后茶树第一次萌发的芽叶采制而成的茶叶。春茶叶肉肥厚，茶叶中含有的芳香物质，还有各种其他物质特别多，所以比起夏茶秋茶来，滋味更加鲜活，香气也最为宜人。”

这话一出，韩芸汐就警觉起来，三姨娘对茶研究得可够细致的。

韩芸汐惊在心中，并没有表现出来，她继续问：“这么说来，春茶在保存方面，也和其他茶不同吧？”

三姨娘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眼底闪过一抹戒备，笑了笑，“真正的春茶毕竟少，一个月内大多能喝完，保存方面就不那么讲究了。”

韩芸汐又试探性地问了几个问题，三姨娘面不改色，始终微微笑着，很有耐心，然而，回答出来的话却是韩芸汐都了解的，并没有什么新鲜。

几泡茶过后，徐夫人终于忍不住了，给三姨娘使了个眼色，让她别说下去了。

三姨娘闭了嘴，换了一泡茶叶，重新泡。

徐氏放下茶杯，淡淡感慨道：“王妃娘娘，老爷入狱后，这家里出了不少事，几房姨娘卷了不少银子跑了，如今就剩下我们三姐妹，哎……”

徐夫人说着，特意看了看李氏，看了看七姨娘，继续道：“老爷判的是终身监禁，连探视都不让。如今韩家这大家大业的，连个做主的人都没有，族里人有多少眼馋的呀？昨儿个那三堂叔还来问我了，说什么家里的少爷们如果扶不起来，就赶紧把库房钥匙交给他，说什么库房钥匙和《韩氏医典》是韩氏一族的，不是咱家的。

你们说说，这话气不气人呀？”

话音一落，屋内一片寂静，谁都知道库房钥匙在韩芸汐手上，七姨娘低着头不敢出声，三姨娘径自忙着泡茶不会出声。

聪明人都听得出来，徐夫人这话说得漂亮，虽然没把矛头指向韩芸汐，但明显是在影射韩芸汐最没有资格得到库房钥匙。

韩芸汐也不开口，她一手抱着小逸儿，一手径自倒茶，老神在在，气定神闲。这春茶味鲜而不腻，口感极好，她都有些迷恋上了。

在场就属小逸儿的表情最认真，那黑溜溜的眼睛可专注了，似乎在努力揣摩徐夫人的话外之音。

见没有人有反应，徐夫人也不慌，她今日找七姨娘和三姨娘来，并不指望这两位姨娘帮她说话，不过是需要她们在场罢了，免得库房钥匙落在她手上，这二位不承认。

徐夫人轻轻叹息了一声，又道：“昨个儿是三堂叔来，今早四堂叔也来了一趟，意思和三堂叔的差不多，你们说他们这不是欺负我们韩家没人吗？”

虽然无人回答，徐夫人却说得起劲：“怎么说咱们玉骐也成年了，堂堂大少爷摆着呢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啊？”

这时候，一直坐在李夫人身旁的韩若雪终于忍不住了，问道：“徐夫人，我爹爹入狱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他们怎么现在才找上门呢？”

这话一出，李夫人立马在桌下恶狠狠地踩了韩若雪一脚，韩若雪那叫一个疼，却不得不强忍着。

一有回应，徐夫人心下大喜，叹息道：“哎，也不知道他们打哪里听来的消息，说库房钥匙在王妃娘娘那，是因为咱家的少爷们都扶不上墙，非得倚仗王妃娘娘的权势，把库房钥匙押在娘娘那呢！”

徐夫人话音一落，终于正眼朝韩芸汐看去，“王妃娘娘，你说这……这事情要传出去了，丢了韩家的脸不要紧，对你的影响也不好呀！宜太妃要知道了，铁定也会不高兴的吧。”

宜太妃要知道，当然会不高兴！韩家虽然家大业大，却还不如秦王府的冰山一角，宜太妃怎么会稀罕韩家这点小家产呢？

这事情一旦传出去，其他的不说，就单单秦王妃回娘家争夺家产一条，就足够让韩芸汐再上一次帝都头条！这说到底，就是寒碜了秦王府呀！

秦王妃无比荣耀的头衔，同时也带给了韩芸汐各种牵制，韩芸汐很早就领悟了这个道理。

徐夫人这种威胁的手腕虽然很有效，只可惜，在她看来也并不新鲜了。

不过，徐夫人既然想玩，她并不介意陪她玩到底的！

她笑了笑，道：“二姨娘，韩家这么乱了，你还能关心我母妃的心情，本王妃

一定向母妃转达你的关心。”

这话一出，徐夫人就不淡定了，韩芸汐什么意思呢？难不成她不害怕吗？还母妃母妃叫得那么亲切！

韩芸汐气定神闲着，又道：“既然几位堂叔那么关心库房钥匙，关心韩家后继之人，他们下一回来，还请二姨娘转告他们一声，就说，我爹不过是入狱，还没死呢。这家主的人选，他老人家自己心中有数，用不着某些吃饱没事做、心怀不轨的人瞎操心！”

徐夫人刚才句句影射韩芸汐，韩芸汐这会儿指桑骂槐回去，这下徐夫人哪里还坐得住啊！

她没想到韩芸汐还敢提韩从安！

她从吏部那边得到消息，韩芸汐救了太子，否定了韩从安的诊断，这正是韩从安入狱的真正原因，说句难听点的，就是韩芸汐害了韩从安呀！

如今她又限制韩家的人探视韩从安，这分明是夺了库房钥匙，怕事情败露！

这个不要脸的臭丫头，居然还能这么理直气壮地拿她父亲说事，徐夫人都不自觉咬紧了牙关。

今几个既然把事情提出来了，她就不会那么容易算了！

“王妃娘娘这话说得有理。只是，依民妇看，王妃娘娘毕竟是外嫁之女，韩家的库房钥匙放在你手上，难免会惹人闲话。”

说到这里，徐夫人停了下，又道：“想必当初老爷也是在情急之下，才把库房钥匙托付给你，让你转交给韩家的吧？”

韩芸汐没说话，挑眉玩味地打量起徐夫人，一时间，周遭突然变得安静，气氛都紧张了起来。

徐夫人明明理直气壮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被韩芸汐这么一打量，竟无端地心虚起来。

终于，她忍不住了又道：“李氏、赫连氏你们俩也说个话，如今府上就剩下我们三姐妹了，正是齐心协力的时候，韩家可不能败在我们手上！”

赫连氏别说回答了，就连抬头都不敢，李氏依旧沉默着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，尽地主之谊为在座众人添茶。

现场，又一次陷入了寂静。

谁知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嚷嚷声从外头传进来。

“你们在商讨库房钥匙吗？本少爷好歹也是韩家长子，你们是不是该尊重尊重本少爷的意见？”

“库房钥匙在哪呢，马上拿出来！”

先听声，又见人，只见韩大少爷一手撑着拐杖，一手捂着屁股，一瘸一拐走过

来站在门口，冷冷地看着韩芸汐。

想必他是刚刚才知道徐夫人要讨库房钥匙的事情，否则之前早就从落幽居里冲出来了。

之前韩玉骐骂得那么难听，韩芸汐已经不再计较了，没想到他居然还找到这里来了。

韩芸汐没那么好的耐性，冷冷道：“库房钥匙在本王妃手上，你嚷嚷什么呢？”

这话一出，韩玉骐更激动了，猛要大步上前，谁知道脚下一个不小心，身子前倾正正给摔了个狗吃屎，“嘭”的一声特别沉。

“哎哟！”

大少爷痛叫出来，怎么都抬不起头来。

见状，众人皆愣，小逸儿最先呵呵笑出来，随即韩芸汐就乐了，“哈哈，大少爷地上没屎呢，你趴着干吗？”

“儿子！”徐夫人大喊一声，急急就冲过去，“儿子，你没事吧！”

徐夫人吃力地搀，好不容易才让韩玉骐抬头，只见他额头上、两颊、还有鼻尖全都擦伤了，红了一片，要有多滑稽就有多滑稽。

众人见状，顿时哄堂大笑，就连小心翼翼的七姨娘都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
徐夫人正搀扶韩玉骐翻身，谁知道，他刚一翻身，屁股落地，又猛地大喊道：“疼……疼！”

他像是触电一样猛地侧身而卧，屁股离地，随即一把推开徐夫人，凶得好可怕，“你要疼死我啊？”

徐夫人见他疼得五官都扭曲了，自己也心疼，关切地道：“娘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吧！还疼不？咱们回去，娘给你上药。”

然而，韩玉骐却转头朝一旁众人瞪去，凶巴巴的，“笑什么笑，很好笑吗？”

这下，除了韩芸汐，所有人都不笑了，尤其是七姨娘，她立马给小逸儿使眼色，小逸儿只能抿着嘴忍着。

“很好笑呀，哈哈，笑得我肚子都疼了！大少爷，你怎么这么不经打呀，才几下就伤得那么重了？”韩芸汐乐着。

“你！”韩玉骐险些被气死，冷不丁大动作要起来，徐夫人连忙按住，“你慢点！慢点！”

这一提醒，韩玉骐才冷静下来，一手捂着屁股，一手按着徐夫人的手，小心翼翼站起来。

他人高马大再加上体型发胖，这小心翼翼的动作显得特别滑稽，总之，韩芸汐笑个不停，肚子都笑疼了。

小逸儿就在韩芸汐身旁，憋了好久，见韩芸汐笑成这样，终于也忍不住，扑哧

笑出声。

这时，刚刚站稳了的韩玉骐立马冷眼看过来，怒声道：“韩云逸，你敢笑话本少爷？”

奈何不了韩芸汐，他总骂得了韩云逸吧！

“小小年纪，竟敢嘲笑兄长，你这个没教养的东西！”

这话一出，小逸儿立马安静了，七姨娘的头低低的，一声都不敢吭，当着娘亲的面骂儿子没教养，这无疑是一种侮辱。

韩芸汐眼底闪过一抹冷芒，一把将小逸儿抱过来，冷笑道：“逸儿，想笑就笑嘛。那么大了，长辈在此他都敢出言不逊，他也配谈教养？还有呀，连路都走不好，我看呀，他娘不仅没教他怎么做人，连走路都没教呢！真是太好笑了！要是我呀，怕人笑话就躲起来呗，嚷嚷啥呀？”

韩芸汐说着，又刻意“哈哈”笑了三声，她逗了逗小逸儿的小脸，“来，给姐笑一个！”

有大姐姐护着，小逸儿什么都不怕了，缓缓咧开嘴，冲韩芸汐笑得特好看。

“这就对了嘛，笑一笑，心情多舒畅！”

徐夫人气得脸色都紫了，韩玉骐笨嘴笨舌的，哪里反驳得了，怒气一冲上来，大吼道：“秦王妃，废话少说，现在就把库房钥匙交出来！那是韩家的东西，你既已出嫁，就跟你没关系了！马上交出来！”

终究，还是都冲着库房钥匙来的。

韩芸汐气定神闲，下巴高抬，“没带！”

“你！”韩玉骐握紧了拳头，咬牙低声，“贱人，找打！”

徐夫人早就想动手了，只是经历过不少风雨的她终究还是冷静的，忙按住韩玉骐的手，低声道：“上一回吃的亏还不够啊？冲动什么？看老娘怎么收拾她！”

一提起那五十大板，韩玉骐还是心有余悸。

他咬了咬牙只能暂时忍了！反正等库房钥匙到手了，他再慢慢折磨韩芸汐，她疼爱韩云逸是吧，到时候他一定会好好“伺候”那个臭小子的！

徐夫人深吸了一口气，搀着儿子走过去，韩玉骐不能坐，只能在一旁站着。

见状，李氏这才出声：“来人，还不搀着大少爷点！”

两个小厮连忙跑过来，左右扶着韩玉骐，这时候，徐夫人才放心，重新坐回来。

刚刚的问题，她还一直惦记着呢！

“秦王妃，想必当初老爷也是在情急之下，才把库房钥匙托付给你，让你转交给韩家的吧？”徐夫人又一次发问。

今日她非得逼韩芸汐回答这个问题不可。

然而，韩芸汐还是沉默。

库房钥匙对韩玉骐来说，那简直就是魔咒，一见韩芸汐沉默，他立马质问道：“秦王妃，你回答呀，不会是心虚了吧？”

谁知，韩芸汐还是沉默不语。

见状，韩玉骐心下更加肯定，库房钥匙一定是韩芸汐从父亲手上抢来的，他正要发难，谁知，这个时候一直缄默的李氏突然开了口：“我想，库房钥匙能落在王妃娘娘手里，老爷必定是有交代的吧？”

韩芸汐眼底闪过一抹冷笑，她沉默，就是等着三姨娘开口呢！

之前还觉得徐氏说话蛮厉害的，听李氏这话，才知道真正的高手是李氏。

李氏这么一说，分明是在试探。

如果库房钥匙是韩从安主动交给她的，必定有交代她把钥匙给哪一房，而这个时候，她也应该说出来了。

如果库房钥匙是她从韩从安手上抢来的，面对这样的问题，她就难以回答了。

李氏确实聪明，按常理，韩从安把家主钥匙交给韩芸汐的时候，是要交代她转交给韩家人的，可惜，李氏高估了韩家的情况，低估了韩从安。

韩从安在天心夫人一事上犯了糊涂，其他事可都精着呢，他很清楚几个少爷的德行，也很清楚几房姨娘的心思，他心中没有特别的偏袒，一切都是为了韩家。

即便他特别交代了韩云逸，却也没有说要韩云逸继承家主之位，他把选择权交给了韩芸汐。

比起徐夫人背后的吏部势力，韩从安更加愿意相信韩芸汐。

一听李氏这话，徐夫人心下大喜，连忙补充道：“是呀，老爷一定有交代你什么吧，王妃娘娘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今天大家也都在，你就说吧。”

韩芸汐心下冷笑着，她本来打算把将军府内奸的事情查清楚了再来处理韩家的事的。如今，既然徐夫人这么心急，李氏也按捺不住了，她提前说出来也无妨。

韩芸汐慢悠悠地喝了一杯茶，这才开口道：“父亲确实交代了我一件事。”

这话一出，就连一直低着头的七姨娘都抬起头来，眉头紧锁，十分担忧的样子。

李氏很平静，韩若雪和徐夫人一样，也很紧张。

当然，最紧张的莫过于韩玉骐了，他迫不及待脱口而出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大事。”韩芸汐的语气变得沉重起来。

这让韩玉骐更加紧张，他都忘了去追究真假，不自觉往前倾，急急追问：“什么大事呀？”

“父亲说了，库房钥匙暂时交给我保管，待有适合的家主人选，我再把钥匙交出去，这段时间，希望各房少爷小姐们都潜心学医，不要有过多的功利念想。”

这话一出，韩玉骐眸光顿冷，怒声道：“不可能，你骗人！”

他就知道，韩芸汐一定会找这样的借口，只是，他想骗过在场的人，未免太天

真了吧！

父亲怎么可能这么做呢？

且不说父亲是因为她入狱的，就是在入狱之前，父亲最不喜欢的、最不待见的就是这位大小姐了！

就算父亲现在还没有另立家主的意思，那也不可能把库房钥匙托付给韩芸汐啊！她算什么东西！

“王妃娘娘，这种没有证据的话说出来，可不合适。”徐夫人的声音也冷了。

韩若雪在一旁一样是忍不住，韩芸汐的话在她听来简直就是笑话。

“王妃娘娘，这种玩笑一点儿都不好笑吧。要不，你跟大理寺通个气，让大家见见父亲，免得……我们相信你，族里那些人也不相信你呀！”

韩若雪这话说得真够直接的，这一回，李氏并没有拦她。

韩玉骐连忙附和道：“对，秦王妃，有本事就去大理寺通融通融，让我们见父亲一面！否则，我们绝对不会相信你！”

“就是，王妃娘娘，听说终身监禁也不是限制得那么死，每年也允许一两次探监。我可是托了不少人都见不到老爷，指不定是上头有人压着呢，如果你去通融，应该没问题的吧？”徐夫人也迫不及待追问。

“王妃娘娘，我们自是相信你的，只是，这事情毕竟是大事，你刚刚也说了老爷只是入狱，他还在呢。依我看，这事情还是要让几位少爷小姐见见老爷，比较妥当，也免得你落人话柄。”李氏的话总是说得那么漂亮。

韩芸汐点了点头，很好，二房和三房终于是在统一战线上了。

众人都等着韩芸汐开口，原以为她会心虚而拒绝，可谁知道，她居然点了点头，“好呀，那本王妃回去后立马就办这事，尽快安排老爷和你们见个面。”

她说得那么云淡风轻，就好像在说这天气不错。

一时间，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，纷纷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，就连不表态的七姨娘也惊了，她们……她们没听错吧？

韩芸汐原本禁止探监，正是因为不了解韩家的情况，不了解韩云逸，生怕韩家这帮人和韩从安见了面，说多了，影响她在韩家扶持家主。

如今，事实证明小逸儿跟她最投缘，她的人选也早就暗定，这时候，她才不怕韩家人去见韩从安呢。

她还巴不得这帮人赶紧去见一见，日后少找她麻烦。

今天来韩家，本来是想来见见小逸儿，放松放松的，没想到徐夫人竟这么迫不及待跟她讨要库房钥匙。

也好，趁早把这事情解决了，好专心琢磨大将军府的事情。

韩芸汐喝完杯里的茶，放下小逸儿，慵慵懒懒地站了起来，事情既然这么定了，